

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

——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

陈振宇 王梦颖

提要 本文提出预期的认知模型,其中有四个部分:条件(先有的知识状态)O、预期 $P(M|O)$ 、当前信息 $P(M)$ 和预期性(预期与当前信息的比较值)。从认识主体可分为自预期、他预期、常理预期、前文预期和(行为)主体预期。预期就是情态表达,可分为强预期(能力预期、道义预期和认识预期)和弱预期(意愿预期)。从条件的性质分为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文章重点讨论了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的语义差异以及判别格式,考察了汉语副词“竟然”和“偏偏”,说明“竟然”标记自反预期,但与常理预期和主体预期有很深的相互影响,可以自由地用于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其他限制条件也对“竟然”不起作用。而“偏偏”必须标记常理反预期,只能或主要用于个体预期。

关键词 条件;预期;类型;“竟然”;“偏偏”

“预期”(expectation)范畴引入汉语语法研究已有近 20 年。西方学者 Heine et al(1991: 192)、Dahl(2000: 117)等对此影响甚大,但仍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澄清。本文讨论其中三个问题:预期的定义与表达结构、预期的类型、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的区分。

一 预期的认知模型与表达结构

预期的产生是因为认识主体对事件具有“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可以采用主观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来定义预期的认知模型。主观概率指语句中所反映的说话者对某一场景中某一对象的概率的主观认识或估测。根据陈振宇等(2016),将认识主体(信息接受者)在事前已获得的知识称之为“知识状态”,记为 O;由 O 可以推测或预先估计出特定事件 M 的

作者简介:陈振宇,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学、计算语言学 and 理论语言学。电邮:chenzhenyu@fudan.edu.cn。王梦颖,女,四川内江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学。电邮:17210110030@fudan.edu.cn。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言语行为的逻辑——汉语语义和语用接口研究”(19FYYB032)的阶段成果。曾在“2020 年汉语句法语义理论研究学术讨论会——预期与意外”(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联合主办)上宣读,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语言教学与研究》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主观概率(或频率),记为 $P(M|O)$ ①。另外,从信道传给该主体的知识(当前信息)记为 $P(M)$,也就是主体当前感受到的信息中,对事件 M 的主观概率的表达。

“ $|P(M|O)-P(M)|$ ”是对预期性的反映:当它约等于 0,即 $P(M)$ 与 $P(M|O)$ 相等或基本相等时,预期与当前信息相符,称为“正预期”;当它显著地大于 0,即 $P(M)$ 与 $P(M|O)$ 不等或相差较大,预期与当前信息不符,称为“反预期”;当它约等于 1 时, $P(M)$ 与 $P(M|O)$ 相差最大,是最大的反预期,这时预期与事实完全相反。若我们认为一个事件是无预期的(中性信息),则是指认识主体没有任何关于 M 的倾向性预测,或者 $P(M|O)$ 是无法确定的,或者事件 M 发生和不发生的概率基本一致,即 $P(M|O)$ 约等于 0.5(随机事件)。

语篇中单一的预期性表达,包括四个部分:条件、预期、当前信息和预期性。例如②:

(1)[房顶漏了],(所以)不希望下雨,但竟然/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自拟)

条件 O :房顶漏了

预期 $P(M|O)$:(所以)不希望下雨——意愿情态

当前信息 $P(M)$:(但)(竟然/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

预期性 $|P(M|O)-P(M)|$:约等于 1,是极大的反预期信息③

(2)[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体系],(所以)(本来)能够轻松应对流行病的挑战,但居然在新冠病毒面前败下阵来。(自拟)

条件 O :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体系

预期 $P(M|O)$:(所以)(本来)能够轻松应对流行病的挑战——能力情态

当前信息 $P(M)$:(但)(居然)在新冠病毒面前败下阵来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3)[妈妈要他早点回家],(所以)他本来应该_[道义]早点回家,但是他竟然/偏偏很晚都不回家。(自拟)

条件 O :妈妈要他早点回家

预期 $P(M|O)$:(所以)他(本来)应该早点回家——道义情态

当前信息 $P(M)$:(但是)他(竟然/偏偏)很晚都不回家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4)[鸵鸟是鸟],(所以)应该_[认识]会_[能力]飞,可竟然不会飞。(自拟)

条件 O :鸵鸟是鸟

预期 $P(M|O)$:(所以)应该会飞——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可)(竟然)不会飞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预期性”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语句来表达,而是依靠一些标记(如上面的“本来、但是、竟然、偏偏”等),或通过语义推理得知,也即预期性是整个语篇结构的性质。

请注意例中括号内加粗有下划线的标记,对语篇的预期性有表达或提示的作用,它们分为

① 这是“条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的表达式,指认识主体在知识状态 O 的条件下,对 M 的出现概率或频率的主观估计。

② “[]”内的部分是条件,有下划波浪线的是预期,有下划直线的则是当前信息。下同。

③ 为了节省篇幅,下面如果该数值没有特别的意义,就省写为“反预期”或“正预期”。

两类:④在条件或预期句中的称为“正/反预期触发语”,如“本来、说好的、毕竟、虽然”等;而在当前信息句中的称为“正/反预期标记”,如“但是、可、竟然、居然、果然”等。

在实际的语篇中,有的部分可能隐含。其中,当前信息 $P(M)$ 是最需要用一句来表达的,仅在特殊的情况下隐含;当它隐含时,一般一定要有预期触发语,否则就无法推知预期性。其次是条件 O ,它有时用一句表达,有时则是在语境中隐含。预期 $P(M|O)$ 则往往是在语境中隐含的,即绝大多数预期都是隐性预期,当然有时也可以用一句表达出来。

实际的语篇组配中,隐含或只隐含预期部分的情况最为常见。例如⑤:

(5)隐含预期:

- a.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这句话出自冯梦龙的《醒世恒言》,意思是[房子漏了],偏偏又赶上了连夜下雨,[坐船时本身就误了时间],又赶上逆风,心中更加地万分焦虑。(百度·遇见 yh 2020.08.7)
- b. [说好的他来接我],结果连个鬼影都没见到。
- c.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国力,庞大的经济体保证了美国人不会缺钱用,而先进完备的医疗又保证了美国人可以接受到最好的治疗]。但谁能想到,新冠疫情来袭,美国竟然成为了重灾区。(腾讯网·首页新闻 2021.01.11)

(6)隐含条件:

- a. 本来应该是一篇短序,没想到写了这么长。
- b. ……我知道他们从来不希望我离开上海,但为了理想,我还是选择远行,……

(7)隐含条件与预期(只有当前信息):

在这个实验中最幸运的是富兰克林居然没有被电死,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实验,后来有人重复这种实验时遭电击身亡。

(8)隐含预期与当前信息(只有条件):

在他辞世后半娱乐圈都发文悼念,其中《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也发文称:达哥,[说好的咱们第二集见]。(腾讯网·蜗牛扒娱 2021.02.27)

(9)隐含条件与当前信息(只有预期):

现在,当贺喜的人群在她家门前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时,兰芝的心里却油然而生一股酸楚:这婚礼上站着的本来应该是自己和他呀,可现在……她长叹一声,禁不住又抽泣起来。

以前研究者通常只提到三个因素,如强星娜(2020)的“当前命题”“预期命题”和二者的偏反关系。这是因为对条件 O 和预期 $P(M|O)$ 没有清晰地加以区分。如强文提到的例子“老王让她去买烟,她竟然不去”和“老王让她去买烟,她竟然去了”,强文认为分别有不同的预期“老王是她的领导”和“她总是很清高孤傲”。然而实际上,这两个也都是条件,不是预期,预期是“她应该去”或“她不会去”:

(10)[老王让她去买烟],她竟然不去。

条件 O :老王是她的领导;老王让她去买烟(一个条件显性表达,另一个隐含)

预期 $P(M|O)$:(所以)她应该去——道义情态(隐含)

当前信息 $P(M)$:她(竟然)不去(显性表达)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④刘瑞(2020)首先提出触发语与标记的不同。

⑤本文凡不注明出处的例句,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现代汉语语料库。

(11)[老王让她去买烟],她竟然去了。

条件 O:她总是很清高孤傲;老王让她去买烟(一个条件显性表达,另一个隐含)

预期 $P(M|O)$:(所以)她不会去——认识情态(隐含)

当前信息 $P(M)$:她(竟然)去了(显性表达)

一般更需要将具体的、个体化的条件明确地说出来,而把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条件隐含。人类语言的总倾向是对个体化的事物或事实做更多的表达,因为它更容易变化、更可能为假,更需要明确其当下的取值;另一方面,抽象的普遍的事实更容易在较长的时间里稳定地存在,并且很可能是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是“缺省”(default)的事实。

二 预期的类型

2.1 从预期的认识主体看

根据产生预期的认识主体的不同,至少有以下类型:^⑥

1. 自预期,说话者对事物的预期。

2. 他预期,说话者之外的参与会话活动的人的预期,可能是听话者,也可能是第三方。

自预期和他预期一般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当听说双反意见相同时,自预期=他预期,如下面的“你知道”表面看是说“我也爱好文学(,所以我应该有不少的作品)”是“你”的认识,但实际上这也是说话者的认识,以此来表明你我站在同样的认识立场上(正同盟关系):

(12)你知道,[我也爱好文学],但这几年当个广播员,光练了嘴皮子了,连一篇小小的东西都写不成,你一定来!

3. 常理预期,即社会心理中的有关知识,如常识、情理、风俗习惯、法律规章等,其认识主体是类指的“社会”或“人们”。说话者一般默认自己是正常的社会人,故自预期默认与常理预期相等,如例(3),说话者知道“妈妈要他早点回家”,便得出预期“他应该早点回家”;实际上,这背后是一条社会常理在起作用“来自权威的要求应该遵从”;当前信息“他竟然很晚都不回家”既是自反预期,也是常理反预期。

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说话者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反对常理。如安排相亲,常理预期(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遵循的预期)是“应该去”;但我反对这一点,“我不想去”。由于预期的来源不同,预期的内容不同,因此本句中既有正预期信息,也有反预期信息,至少含有两个预期结构:

(13)我不想相亲,但家里人给安排,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就去见了……(百度知道 2017.3.12)

条件 O1:家里安排相亲;不好拒绝(显性表达)

常理预期 $P1(M|O)$:(所以)应该去——道义情态(隐含)

当前信息 $P1(M)$:我去相亲了(显性表达)

预期性 1:常理正预期信息

条件 O2:家里安排相亲;我以前相亲感觉不好(一个条件显性表达,另一个隐含)

^⑥前三种是吴福祥(2004)参看国外学者的文献资料指出的类型。后两种是后面的研究者逐步补充进去的。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这5类并不是在一个统一的参数(标准)之下分出来的,其中1、2并列,构成一个全集;而3、4、5则不是在这个参数之下分出来的,且这三个彼此间也很难处于同一个集合之下,会出现逻辑上的交叉。我们完全同意专家的意见,但之所以做此区分,不是为了分得干净,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不同的预期来源。

自预期 $P_2(M|O)$: (所以)我不想去 —— 意愿情态(显性表达)

当前信息 $P_1(M)$: (但)我去相亲了(显性表达)

预期性 1: 自反预期信息

4. 上文预期,即语篇中从前文语句表达的信息推出的有关知识,这实际上是按照常理推出的,而且语篇的安排反映的也是说话者或写作者的预期安排。但与自预期和常理预期不同,上文预期一定要根据具体的上文语句来推导,而不能是普遍存在的什么一般规律。一般认为,转折标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针对前面的语句的,即是前文反预期的标记。

5. (行为)主体预期,即语篇中讲述的行为主体(一般是施事),在行为之前为行为设定的目的。

常理预期、行为主体预期与说话者预期的关系,对本文十分重要。

“偏”在汉代发展为语气副词“偏”,表示执拗义,如“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汉书·外戚传》)即行为主体选择与大众的常理预期相反的行为。“偏”作为动词时语义就是“偏离(常道)”,《说文》:“偏,颇也”,偏斜不正,而所谓“正”或“常道”就是常理预期。这也就是吕叔湘主编(1999/2002:429)释义的第一条“表示故意跟外来要求或客观情况相反,常与‘要、不’合用”。

看看例(3)“[妈妈要他早点回家],但是他偏偏很晚都不回家”,我们要区分条件小句句内主体“妈妈”、当前信息小句句内主体“他”和句外主体说话者:“妈妈”对儿女是权威者,由此产生合乎常理的预期 $P(M|O)$ “他应该或会早点回去”。又因为在语篇中,“妈妈要他早点回家”是上文的语句,所以这也是“上文预期”。最后,对“他”来说,“妈妈”是“他人”这一范畴的内容,“他”所反对的正是“别人的”预期,因此这里又是“他预期”。总之,对“他”来讲,常理预期=上文预期=他预期。“他”的选择 $P(M)$ “他很晚都不回家”是常理反预期/上文反预期/他反预期信息。

但对句外主体(说话者)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一般而言,说话者是站在常理预期一边的,说话者的预期也是“他应该或会早点回家”。从说话者的角度讲,“他”的行为不但是对常理的违反,而且是对说话者的预期的反对(常理反预期/上文反预期/自反预期信息/)。

这就是“当前信息句内主体视角”和“句外主体视角”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典型的执拗句,同一个行为却同时兼为“他反预期信息”和“自反预期信息”。

另外,有的“偏(偏)”句则可能导致说话者与常理预期的分离,让我们把例(3)稍加改变:

(14)[妈妈要我早点回家],但是我偏偏不回家。

这里的行为主体是说话者“我”,“我”是“当前信息句内主体视角——常理反预期/上文反预期/他反预期信息”;但因为“我”作为句内主体,已经与常理预期对立,所以不会再有“说话者预期=常理预期”,也就不会有自反预期意义。例(14)这种情况虽不常见,但并非孤例:

(15)a. [众人受挫而退]我偏不退,众人齐进我就快步抢先。

b. 敌人估计我不敢过草地,不敢走这一着,我偏要过草地。

c. 你偏偏不走,看他们怎么办!(转引自朱景松主编 2007:332)

例(15c)是祈使(提议)句,说话者希望“你”反对别人的意见,说话者自己也是站在“你”一边的(正同盟关系),便不可能再站在常理预期一边,也就没有自反预期意义。一个检验的办法是,如果有句外主体视角,有“自反预期”意义,大多可以换为“竟然”类标记(只要符合“竟然”的

语义限制),如例(16a);反之,就不能换,如例(16b),这也是“竟然”不用于祈使句的原因。^⑦

(16)a. 妈妈要他早点回去,(但)他竟然很晚都不回家!

b. # 妈妈要我早点回去,(但)我竟然很晚都不回家!

众人受挫而退,(但)我竟然不退!

你竟然不走,看他们怎么办!

单威(2016)认为,“竟(然)”触发的预期有“说话人预期”和“包括说话人在内的大众规约性预期”,而强星娜(2020)说“竟然”是言者导向的。我们认为强文的说法更为准确,从本质上讲,“竟然”是以说话者为轴心,不必考虑常理预期的限制。例如:

(17)a. 妈妈要他早点回去,他竟然/偏偏很晚都不回家!——自反预期/常理反预期

b. 妈妈要他早点回去,他竟然(真的)很快就走了!——自反预期

妈妈要他早点回去,他偏偏(真的)很快就走了!

从说话者看,如果“他”是正常的孩子,一般来说就会遵从命令;而如果“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不正常的孩子),说话者的自预期就会与常理预期不一样,会认识到一般来说他不会遵从命令,这时对说话者预期而言“真的很快就走”的概率小。a、b 两句都与说话者预期相反,都可以用“竟然”;但只有例 a 是与常理预期相反,才能用“偏偏”,而例 b 则因为当前信息与常理预期相同,所以不能用“偏偏”。

常理预期与说话者的自预期不同的例子还有很多:

(18)a. 我和另一个编剧阎肃都没有这样的生活(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只好[按她的意旨编造了一个提纲],向她汇报,她竟然很满意。

b. 但说来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种公正规则产生的必要前提之一,竟然是不确定性的存在。

c. 一些势力人物看出[他已经潦倒了],竟趁机欺负起他来。

这里的“竟然”都不能换为“偏偏”。例如最后一句,从常理上讲,你潦倒了,自然势利人会欺负你,这是符合社会常理的;但说话者的预期却与此常理不符,他认为无论怎样,总是不应该欺负人的,因此不论是谁,不论被欺负者是否潦倒,反正欺负人就是与“我”的预期不同,所以用“竟”不用“偏偏”。

“竟然”还可以表达(行为)主体预期。当行为主体就是说话者,或者说话者将自己“移情”到行为主体的立场时,主体预期=说话者预期,如下例说话者是移情到老王身上:^⑧

(19)[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但老婆竟然/偏偏生了个男孩。

条件 O: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

预期 P(M|O): (所以)(老王希望)生个女孩 —— 意愿情态

(所以)(老王认为)有较大可能会生女孩 —— 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 (但)老婆(竟然/偏偏)生了个男孩

预期性: 主体(老王)反预期信息

^⑦ 例(16)(17)(19)(20)都出自强星娜(2020),稍有改动。但我们的解释与她不一样。

^⑧ 强文认为不能说“#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竟然生了个男孩”。我们发现,关键是强的例句中“后来”的影响才导致句子不能说;如果换成“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但/没想到后来老婆竟然生了个男孩”,句子就通顺很多。这是因为“后来”默认是表明信息顺向传递,即表示预期实现。

这是因为在老王所在的社团中,他们的常理预期是:祈求祈愿会有很大的可能得到祝福,只要足够虔诚,就会实现愿望,否则根本就不会有迷信活动;当前信息“生了个男孩”与这一预期不符,是常理反预期信息,故可以用“偏偏”,也可用“竟然”。

但如说话者离情于行为主体,也就是不站在其立场的话,说话者预期≠主体预期。例如:

(20)[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没想到他老婆竟然真的生了个女孩。

条件 O: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我们认为)祈祷并没有功效

预期 $P(M|O)$:(所以)(我们认为)是否生女孩并不清楚——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没想到)他老婆(竟然)真的生了个女孩

预期性:自反预期信息

这里说话者与行为主体老王的立场不同,说话者认为祈求性行为作为意愿表达不可能影响实现与否,生女孩的概率并不比生男孩高。由于这里不涉及老王所在社团的“常理”,而仅仅是与说话者的预期相反,所以不能用“偏偏”,不能说“#没想到他老婆偏偏真的生了个女孩”而可以用“竟然”。

但是,常理预期、主体预期也不是完全对“竟然”句没有影响:当自预期等于常理预期或主体预期时,认识简单,形式简约,容易理解;但如果自预期不与它们相同,那么就比较复杂,有时还需要特别的说明,这才能让听者理解。如使用“真的”这一表示更多怀疑的形式,或者加上这样的条件说明“他这孩子一直不听话”“祈祷并没有功效”等。

2.2 从预期的情态类型看

“预期”表达的是某个认识主体的预先估计或希望等心理状态或主观态度,并不是在报道事物的情况,都是非现实的。可以用“(X)猜/认为/希望”等来标出认识主体 X,如“(我们认为)祈祷应该无效”“张家的屋顶漏了,所以(张家)不希望下雨”。预期本身应该加上与情态(modality)有关的语词。按照陈振宇、姜毅宁(2019),这些情态类型大致可区分为两种情况:

1. 强预期。一个人有能力做某事,或者这事具有合理性(合乎社会情理道义的要求),或者某个有权威的人要求做事,或者行为主体允诺做某件事,则认识主体会认为这是有很大的可能实现(除非受到足够的阻碍)的。如“他能去、他应该去、他答应去”则认为很可能“他会去”,“他不能去、他不应该去、他没答应去”则认为很可能“他不会去”。再如“按照法律,他必须在高中毕业后参军三年”则“他很可能会去参军”;“按照法律,他不能参军”则“他很可能不会去参军”。

强预期一般认为有较大的概率事件会真的发生,包括三种:能力预期(capable expectation,表达预期的语句带有“能(够)、会_[能力]”等能力情态词)、道义预期(deontic expectation,表达预期的语句带有“应该_[道义]、会_[承诺]、必须”等道义情态词)和认识预期(epistemic expectation,表达预期的语句带有“应该_[认识]、会_[未来/认识]、(很有)可能、必定”等认识情态词),分别如例(2)(3)(4)所示。

2. 弱预期。有人祈愿事情为真,或者行为主体想做某件事,或者行为主体做事的目的是实现某一件事,它们的力量很微弱,很难确定意愿会为真。如“他希望/想要下雨”很难说“会下雨”,“他想去”很难说“他会去”,“他在看书”很难说“他会看懂这本书”;反之亦然。

“弱预期”主要是意愿预期(volitional/optative expectation),表达预期的语句带有“想、希望”等意愿情态词,如例(1)所示。它要成为强预期,需要非常特别的条件,如相信祈祷的力量可以使事物发生变化。

一些学者认为“偏偏”对意愿极为敏感。语气副词“偏”最初表示执拗义,但后来发展出“违愿义”,并且成为现代汉语中此类副词最常见的用例,也即吕叔湘主编(1999/2002:429)释义的第二条“表示事实跟主观想法恰好相反”。苗浴光(2003:8)把这称为“违愿性”。丁雪妮(2005:24)认为“使用‘偏偏’时,现实结果违背了说话者的意愿”。石定栩等(2017)建议用 *contrary to the speaker's wish* 来表示“事与意违”,用 *contrary to the speaker's esti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vent* 来表示“事与料违”。强星娜(2020)认为“竟然 P”的命题态度可分别概括为“信而未认”和“认而未信”(本文的认识预期);“偏偏 P”则是意愿或期待类言语行为句。

违愿义可归纳如下:前面的条件部分必须能够看出存在某一主体的意愿(祈愿),而后面的句子是表明某种情况的发生,令意愿受挫甚至不能实现。再如:

- (21)[他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天也快黑了,用不了多久他就完全可能脱险了]。没想到偏偏
在这时就被刘中正发现,事情是这样凑巧,被俘了,十二小时以前还仅仅是一种想法,
现在却变成不能推翻的事实。

条件 O:天也快黑了,用不了多久他就完全可能脱险了

预期 $P(M|O)$:(所以)(他希望)平安无恙 —— 意愿情态

当前信息 $P(M)$:(没想到)(偏偏)被刘中正发现,被俘了

预期性:主体反预期信息

类似的例子还有:

- (22)a. 他现在 28 岁,[正是成家立业最需要钱的时候],而此时偏偏最没有现金,还负债!

b. [眼看该上班了],可,老天偏偏下起了雪,且撒欢儿般地纷纷扬扬,一会儿,竟如鹅毛般抛洒起来。

不过实际上,意愿性不能作为区分“竟然”与“偏偏”的界限。一则“竟然”也可以表示意愿或期待的不能实现。例如:

- (23)[升降国旗的时候]竟然下起暴雨,国旗护卫队用行动捍卫国旗的庄严。(优酷视频 2018.02.11)

二则语法化会突破已有的范围,现在的“偏偏”已经不再受到违愿性的束缚,可以表达其他方面的反预期,如针对能力预期:

- (24)有人说“朝中有人好做官”。而赵英的丈夫,却因为[“朝中”有人]而偏偏做不成官。

条件 O:朝中有人

预期 $P(M|O)$:(所以)赵英的丈夫能够做官 —— 能力情态

当前信息 $P(M)$:(可)(偏偏)做不成官

预期性:主体反预期信息

当主语不再是有生命的物体,或者条件是非自主的事件,那就产生不了什么意愿,也就没有什么违愿,这时“偏偏”就转变为更为“纯粹”的一般转折句。例如:

- (25)[戈壁是缺水的],可它偏偏拥有一片小湖。

条件 O:戈壁是缺水的

预期 $P(M|O)$:(所以)不应该有湖 —— 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可)它(偏偏)拥有一片小湖

预期性:自反预期信息

这一例中,即使有意愿,那也是希望有湖水,干旱的地方水是宝贵的。

石定栩等(2017)也认为,“偏偏”除了违愿性,还有意外性,这里就是指转折关系。吕叔湘主编(1999/2002:429)的释义中,没有关于一般转折句的内容,但在当代的语料中,类似的例子非常多,完全应该视为“偏偏”的一个重要的义项:

- (26)a. 为什么[他们一生女儿就顺顺当当],一生儿子就偏偏有灾!
b. [看上去最简单的法则]偏偏成就了最不简单的事业?
c. [只死了一个人],偏偏就是李小容的丈夫黄忠德。
d. 偏偏[在塞外古城张家口]就有这么一个不大的企业——第二建筑公司综合加工厂出了一位岁数不大的厂长,立志跟那个难缠的废气污染干上了。

2.3 “偏偏”的常理预期限制

不过即使成为了一般转折义,“偏偏”还保留着最初的一个很重要的限制条件:必须与常理不符,否则就不能用。如上面的例(26),生女儿与生儿子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是违反常理的,一般来讲二者应该没有什么区别,都有好或坏的可能。简单的法则与不简单的事,在常理上是不相容的。第三个例子涉及偶然性,任意点一个人,则正好是某一个特定的人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死了一个人刚好是自己的亲人,与常理不符。最后一例,在塞外环境很差的地方,一般很难出现执迷于环保的企业。再如:

- (27)应试教育培养了一部分精英学生,但是大部分学生却在这个独木桥上被挤下了水,其实这也很正常,但可悲的是,[掉下水的]偏偏没学过游泳,于是水中再学,浪费了自己,耗费了家庭,减缓了个人的发展。(匿名评审专家提供)

从认识情态看,是否掉下水与是否会游泳是两个独立的事件,按照常理,它们不应该有倾向性,因此,掉下水的都是会游泳的,或者都是不会游泳的,就都偏离了常理。不过,由于“偏偏”有很强的消极情感影响^⑨,所以一般不会说“掉下水的偏偏都学过游泳”。从意愿情态看,既然已经掉下水了,那么根据常理,我们会希望掉下去的都是会游泳的;因此,掉下水的都是不会游泳的,也严重地偏离了这一常理。

三 类指预期、个体预期和意外

以往的学者大多没有注意到条件 O 的性质对预期理论的影响。下面我们着重来谈一下。

3.1 类指预期

以普遍状态作为条件的预期,称为“类指条件”下的预期,简称“类指预期”(kind-denoting expectation)。普遍状态 O,其取值不确定,但 $P(M|O)$ 的取值却趋于恒定,或者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在某个类的范围内),无论 O 取值是什么,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确定的 $P(M|O)$ 值。比如:

(28)	O	$P(M O)$
	小王在街上	她会看见一个名人
	小张在学校	她会看见韩红
	...	...
		$P(M O)$ 都接近于 0

^⑨除了第一人称行为主体外,“偏偏”句的消极倾向非常强。但匿名专家指出,“偏偏”用于非消极事件的现象在清代就有了,现代汉语中,非消极的“偏偏”句也有少量的例子,如“中国河流万千条,为什么偏偏用‘南浦’来象征离别?”作为诗歌中美好意象之一的“南浦”的确很难说有什么消极不满的情感。

作为普通人中的一员,在一个普通的场所,看见名人的概率都是很低的。因此,参数 O 的改变几乎不会对 $P(M|O)$ 的取值产生影响。类指预期具有如下性质:

1. 类指条件是社会中的“一般情况”,这些情况很多,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非特定性,故是无定的(*indefinite*)。这些条件是“一般人在一般场合看见大名人”这一集合的成员,可以替换为这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普通人(如张三、李四、王五),任何一个普通的场合(如街上、学校、菜市场),以及任何一个一般性的名人。按照陈振宇(2017:65—68),这些条件是“典型类指”或“概率类指”的条件,都具有通指性(*generic*)。

2. 可替换性说明,这些条件中的每一个,和 $P(M|O)$ 值都没有真正的因果关联,并不是根据小王这个特定的人,不是根据街上这样的地方,不是根据韩红这个特定的名人,来推出看见的概率很低。我们不能说,“#她是/不是小王,所以她会/不会看见韩红”。^⑩

3. 在语篇中,我们更关心的是当前信息与预期性,而条件仅仅是因为它与预期有强烈的关联才得到关注。既然类指条件与 $P(M|O)$ 值关联不大,便通常是隐性的(普遍的、通指性的规律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就像空气被人所忽视一样),不在语篇中出现。

当然,说话者也可以将条件 O 用语句显性地说出来,例如“[我]今天竟然[在街上]看见了韩红!”。表面上看,这里说出的,是一个个别的场合(街上)和一个个别的人(我),似乎可以算作后面所说的“个别预期”,但这是不对的!因为这里必须将街上和我理解为一类场合(一般场合)和一类人(一般人),才能明白反预期的本质,即如果把我换成“小李”(某个一般的人),把街上换成学校,其结果也是一样的。而真正的个别预期,有一条“条件改变则预期改变”的规则。

3.2 个体预期

以个体状态作为条件的预期,称为“个体(指称)条件”下的预期,简称“个体预期”(individual-denoting expectation)。有如下性质:

1. O 关涉的是某一特定认识主体在某一特定场景中的特定的知识状态,换一个变量(主体、场景等), $P(M|O)$ 的值完全不同,所以它是“有定”的(*definite*)。比如“韩红开演唱会,小王要去参加这个演唱会”,那么小王看见韩红的概率就应该很大。但是如果改变这一条件,“小王不去参加”,那么看见韩红的概率就很小。

2.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条件不能替换,因此它和 $P(M|O)$ 值有着很强的因果关联。

3. 特定的条件 O 如此重要,一般在语篇或语境中就需要用语句显性地表达,或得到明确的解释,如“[校长让他去],他竟然不去”。把条件换一下,会得到不同的预期,如“[校长不要他去],他竟然去了”。

请注意,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并不能完全用是否显性表达来区别,但的确有这一方面的倾向性。类指的条件常常隐含,但也可以表达出来。个体的条件一般必须表达出来,但有时也可以隐含。如大家在谈论昨天的生日宴会,“小王怎么没去!”表明了反预期信息。因为小王是过寿的人的好朋友,这一关系大家都知道,在语境中隐含,不必说出来,正是由这一条件得到个体预期“小王应该去参加生日宴会”。

为示公平,需要提一下强星娜(2020)的研究,她区分了“无定预期”(non-specific)和“特定预期”(specific),并说无定预期多是隐性的(但也有显性的例子),不以特定个体在特定时间的特定预期为转移;无定预期可还原为通指句(*generic sentence*, 强文译为类指句)或特征句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⑩“#”表示这句话在语用上不合适,说出来十分别扭。下同。

(characterizing sentence),语义上表达“普遍属性”(general property),可包括社会常理、普遍真理、性能特征或惯常状况等;她还论证了无定预期不是预设。

仅仅从论述上看,强文的“无定预期”与本文的“类指预期”不乏相似之处。但强文没有区分条件与预期,所以我们不知道她所说的通指性是指表达条件的句子,还是表达预期的句子;而本文明确定义,只有当条件有通指性质时,才是类指预期。这导致我们在具体例句的归宿上存在较大的差异。^⑪如前面例(10)(11)强文认为是无定预期,但我们认为是个体预期,因为“老王是她的领导”不是普遍的、一般的情况,而是一个特殊的条件(随意找两个一般的人,是很难会构成领导和下属的关系的);并且一旦改变后会得到不同的预期,如“老王让她去买烟,老王不是她的领导,(所以)她很可能不会去”,在实际语言中,常说“你又不是我某某,干嘛听你的!”就是基于这一推理。

3.3 对类指预期与个体预期的检验

我们用检验格式来看看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的本质差异:^⑫

(29)	O	P(M O)	P(M)
a. # 小王在街上,		所以她会看见韩红。	
b. # 小王在街上,		所以她不会看见韩红。	
c. # 小王在街上,			但是她看见了韩红。
d. # 小王在街上,			但是她没看见韩红。
(30)	O	P(M O)	P(M)
a. # 小王不在街上,		所以她会看见韩红。	
b. # 小王不在街上,		所以她不会看见韩红。	
c. # 小王不在街上,			但是她看见了韩红。
d. # 小王不在街上,			但是她没看见韩红。
(31)	O	P(M O)	P(M)
a. 小王在韩红的演唱会上,		所以她会看见韩红。	
b. # 小王在韩红的演唱会上,		所以她不会看见韩红。	
c. # 小王在韩红的演唱会上,			但是她看见了韩红。
d. 小王在韩红的演唱会上,			但是她没看见韩红。
(32)	O	P(M O)	P(M)
a. # 小王不在韩红的演唱会上,		所以她会看见韩红。	
b. 小王不在韩红的演唱会上,		所以她不会看见韩红。	
c. 小王不在韩红的演唱会上,			但是她看见了韩红。
d. # 小王不在韩红的演唱会上,			但是她没看见韩红。

上述检验说明,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的条件虽然都可能有显性的表达,但却有重大区别。类指的那个所谓的条件(小王在街上),与后面所说的“预期”之间没有因果关联性,因为 a、b 格式在语用上不合适;而个体预期则 a、b 格式中必有一个合适,合适的那个就是因果关联所在之

^⑪ 本文初稿曾用“无定预期—有定预期”这对术语。由于强文已使用,为避免误解,改为从条件 O 的类型上定义为“类指预期—个体(指称)预期”,这套术语是朱斌、陈禹、陈振宇等向作者提议的。

^⑫ 预期的检验格式就是陈振宇(2020:252)提出的大几率推理检验,不过本文略有修改。

处。

另一方面,条件可能隐含,如例(10)(11)中,隐含的关于她的性子或她与老王的关系的条件,才是决定性的条件。这就给我们理解语篇带来了困难。很多个体条件下的预期都可能碰上这样的问题,如例(29)一(32)中,要得出预期,往往还需要有其他的隐含的条件,^⑬如“一个明星通常是要去他自己的演唱会现场的”“演唱会一般都会让下面的观众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台上的明星”等等,它们与例中“小王在韩红的演唱会上”联合在一起,才能得出“小王会看见韩红”的预期。这些隐含的条件也是个体条件,因为一旦改变,预期就会不一样。如果“小王在韩红的演唱会上,韩红通常不亲自去演唱会现场”,那么就不能得到“他会看见韩红”的预期。

前人文献中研究的大多数例句都是个体预期,对类指预期研究不多,但类指预期也是普遍地存在的,如前面例(18c)就是。从常理上讲,你潦倒了,自然势利人会欺负你;而你 not 潦倒,则势利人不敢欺负你,所以条件改变预期改变,这是个体条件下的常理预期。但对说这句话的人来说,他认为无论怎样,总是不应该欺负人的,不论是谁,不论被欺负者是否潦倒,都不应该欺负人(道义预期),因此就成了类指条件下的预期。例如,当我们惊讶地说“怎么欺负人啊!”感叹句时,我们一般是不管被欺负者的社会地位的。再如我们经常说“他竟然死了!他今年竟然生病了”,这背后就是一个类指预期,因为死和生病几乎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希望的,所以不能在死与特定的人特定的时间之间建立因果关联,“#是他/是今年,所以希望/不希望死”都不合适。下面也是一些类指预期的例子:

- (33)a. 这不禁令人想起几年前发生的夏斐、夏辉事件,家长恨铁不成钢,竟将亲生孩子活活打死。(《人民日报》1995.04)(消极)
- b. 前不久,记者参加朋友的聚会时,竟有幸喝到了用鲜花花汁做成的饮料。这种饮料的品牌叫“健宝乐”。(《人民日报》1995.05)(积极)
- c. 1993年5月,村民郑某、张某、吴某等苦于致富无门,竟荒唐地提出重建神堂庵,企图借助封建迷信活动敛财。(《人民日报》1995.05)(消极)
- d. 欢天喜地的孩子们没有想到,前来祝贺的人群中,竟有省委书记胡富国。(《人民日报》1995.05)(积极)

在任何情况下,或者在一般情况下,把孩子打死、用鲜花做的饮料、用社会活动敛钱、省委书记出席都是极小概率的,或者不应该发生的非常规的事件,不会随着家长的不同、家长心情的不同、聚会场合的不同、敛财者或敛财理由的不同、祝贺的不同而不同。

请注意语境因素,如果某地朋友聚会习惯要喝鲜花做成的饮料,则不再是类指预期,而是个体预期,句子“朋友聚会,所以可以喝到鲜花做成的饮料”“朋友聚会,但是没喝到鲜花做成的饮料”就可以说了。

3.4 反预期与意外的关系

反预期(counter-expectation)和意外(mirativity)是近年来在汉语语法学界讨论颇多的两个范畴。但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存在不小的争论。简单来说,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意外是语言中关于“出乎意料”(反预期)的信息以及表达说话人对有关信息感到“惊讶”(surprise)的语气系统。(陈振宇、杜克华 2015)也就是说,意外句必有反预期的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反预期都会导致意外,因为意外必须有强烈的情感因素,是一种句子语气,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⑬ 这一问题由匿名审稿专家提出。

而如果仅仅是前文反预期,如“但是”转折句那样,说话者直接将反预期表达出来,就不一定有强烈的情感。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是所有的意外都表示反预期。Aikhenvald(2012)曾将意外细化为 5 种意义:突然发现或突然意识到、惊异、不具备的大脑知识、反预期、新信息。又进一步合并为两种:意外可以是反预期的,也可以是非预期(non-expectation,也译为“无预期”)的。下面是强星娜(2017)提到的两个对比性的例子:

(34)(情景: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饭馆吃饭,上来一盘菜,尝了一口,说)掰搭个菜倒蛮好吃。

(35)(情景:在饭馆吃饭,上来一盘菜,夹了一筷子,发现有条虫,说)掰个菜有条虫伊讲。

这两句都表达意外,但强认为例(34)是反预期,对于一个不起眼的小饭馆,预期是做不出那么好吃的饭菜。认为例(35)是非预期,有虫/没有虫一般不会对人们在人们对饭菜的默认预期范围之内,是说话人突然发现的事实,认为这一非预期意外是由“新事物”导致的。Aikhenvald(2012)、Hengeveld & Olbertz(2012)等将新信息(information new)作为意外的来源之一。

双方的分歧,主要在这个“非预期”上。我们赞同第一种观点,认为新信息不一定会产生意外(Tyler 2015),只有违反说话者预期的新信息才可能产生意外。在例(35)这样的例子中,必须有反预期信息,所以一定要有预期;这一预期正是本文所说的“类指预期”,而例(34)则是“个体预期”。证明如下:

(36)	O	P(M O)	P(M)
a.	这是一家有名的大饭店,	所以饭菜可能会很好吃。	
b. #	这是一家有名的大饭店,	所以饭菜可能会不太好吃。	
c. #	这是一家有名的大饭店,		但是饭菜很好吃。
d.	这是一家有名的大饭店,		但是饭菜不太好吃。

(37)	O	P(M O)	P(M)
a. #	这不是一家有名的大饭店,	所以饭菜可能会很好吃。	
b.	这不是一家有名的大饭店,	所以饭菜可能会不太好吃。	
c.	这不是一家有名的大饭店,		但是饭菜很好吃。
d. #	这不是一家有名的大饭店,		但是饭菜不太好吃。

(38)	O	P(M O)	P(M)
a. #	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	所以饭菜可能会很好吃。	
b.	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	所以饭菜可能会不太好吃。	
c.	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		但是饭菜很好吃。
d. #	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		但是饭菜不太好吃。

在例(35)类指预期中,条件的改变就不重要了:

(39)	O	P(M O)	P(M)
a. #	这是一家饭馆,	所以饭菜里不应该有虫子。	
b. #	这是一家饭馆,	所以饭菜里应该有虫子。	
c. #	这是一家饭馆,		但是饭菜里没有虫子。
d. #	这是一家饭馆,		但是饭菜里有虫子。

(40)	O	P(M O)	P(M)
------	---	--------	------

a. #	这不是一家饭馆,	所以饭菜里不应该有虫子。	
------	----------	--------------	--

b. #这不是一家饭馆, 所以饭菜里应该有虫子。

c. #这不是一家饭馆, 但是饭菜里没有虫子。

d. #这不是一家饭馆, 但是饭菜里有虫子。

在一般的情况下,上面例(39)(40)各句都很别扭,即使将饭馆改为食堂、家里的厨房、全家店等等,结果也不会变,无论是在哪个供应食品的场所, $P(M|O)$ (饭菜里有虫子)预期都应该倾向0。^⑭

再如我们在街上走,迎面而来的、新的、不认识的陌生人很多,这些都是新信息,但我们不会觉得意外。但是如果在街上遇见了某个明星,或者是我的一个久违的熟人,会使我们感到意外,产生强烈的感情。这是因为在街上这个环境中,遇见人是常见的;但是遇见某个特定的人,尤其是明星等罕见的人物,是不常见的(概率很低),这正是本文所说的类指预期。

3.5 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的标记

我们暂时没有发现只适用于类指预期而不适用于个体预期的反预期标记。从世界语言看,个体指称标记发达,而类指标记少见或不发达,这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向的。因为个体层次的指称是基础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而概念层次是后起的,不必要的,很多时候,类指标记完全可以与个体标记共享一套语词。

应该像陆方喆(2014)那样区分两类反预期标记:一类是“竟然、居然、怎么、不料、不想、没想到、没料到、谁知(道)、哪料、哪想、岂料、怎知”等,它们都既可用于类指条件下的预期,也可用于个体条件下的预期,运用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它们的例句大都伴随着较为强烈的情感,因此多是意外标记。另一类是“偏(偏)、但是、可是、不过、然而、反而、反倒、却”等,一般用于个体条件下的预期(仅有极为稀少的例子是类指预期)。这一类的语篇中大多有明确的表示预期产生的个体条件的语句。如“偏(偏)”的语篇绝大多数都包含两个分句,前一个是特定的前提,也就是个体条件O,这占全部语料的92%(与之相反,“竟然”有个体条件O的例句只占14%)。“偏(偏)”与个体条件搭配,如“一家有名的大饭店,饭菜却偏偏不太好”“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饭菜却偏偏如此好吃”;那些找不到特定条件的反预期句,也就是类指预期句,一般不能使用“偏(偏)”,如下例所示:

(41)a. # 饭菜里偏偏有虫子!

b. # 小王在街上偏偏看见了大歌星韩红。

c. # 家长很铁不成钢,偏偏将亲生孩子活活打死!

d. # 记者参加朋友的聚会时,偏偏有幸喝到了用鲜花花汁做成的饮料。

e. # 1993年5月,村民郑某、张某、吴某等苦于致富无门,偏荒唐地提出重建神堂庵,企图借助封建迷信活动敛财。

f. # 前来祝贺的人群中,偏偏有省委书记胡富国。

如果这些句子要成立,在语义上要加以修改,如例(41b)小王本来要去开会(个体条件),可偏偏在街上看见了大歌星,于是没能准时到会,这是违反了开会的(特定的)愿望,可以说“在

^⑭ 仅仅是在极为特殊的语境中,可能产生一些联系。例如卫生局督察员来到一家大饭店,说“一家如此有名的大饭店,饭菜中竟然有虫子。”这是梯级范畴的体现,指连普通饭店都不应该有虫子,大饭店就更不应该有虫子了。这与本文所说的个体预期无关。因为我们不能像前面的例子一样,把大饭店改成小饭馆,然后就允许说“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饭菜里竟然没有虫子”。不起眼的饭店仍然应该没有虫子。

街上偏偏看见了大歌星,结果迟到了”。

四 结语

预期的认知模型有四个部分:条件、预期、当前信息和预期性。尤其不能忽视条件与预期的区别与联系。从预期上讲,可以根据认识主体而分成自预期、他预期、常理预期、前文预期和(行为)主体预期。预期本身是情态表达式,又可以分为强预期(包括能力预期、道义预期、认识预期)和弱预期(意愿预期)。

根据预期的条件的性质,可以分为类指预期和个体(指称)预期。在意外研究中,通常所说的“非预期”,实际上是类指预期。

“竟然”究其本质,是表达自反预期,当说话者的自预期与常理预期相同时,也表达常理反预期;当说话者移情于行为主体时,也表达主体反预期;但如果不同,就以自预期为依归。除此之外,“竟然”可以自由地用于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自由地用于能力预期、道义预期、认识预期和意愿预期。“竟然”往往伴随较高的说话者情感,可以归于意外标记。

“偏偏”是一个多义项的语气副词:执拗义、违愿义和一般转折义。实际上,历史上还发展出其他用法,需要具体分析。“偏偏”一般表达常理反预期,一般表达个体预期^⑮。除此之外,“偏偏”还有较强的消极情感倾向(但已经有所改变)。

参考文献

- 陈振宇 2017 《汉语的指称与命题——语法中的语义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振宇 2020 《逻辑、概率与地图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
-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 陈振宇、姜毅宁 2019 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第3期。
- 陈振宇、吴越、张汶静 2016 相对信息价值与语言研究,载《语法研究与探索》(第十八辑),商务印书馆。
- 丁雪妮 2005 意外义语气副词“幸亏”、“偏偏”、“竟然”比较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 瑞 2020 终竟义词语的语义和功能的演变研究——以“到头(来)”等为例,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陆方喆 2014 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及分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6期。
- 吕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2年。
- 苗浴光 2003 “意外”态语气副词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强星娜 2017 意外范畴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强星娜 2020 无定预期、特定预期与反预期情状的多维度考察——以“竟然”“偏偏”等为例,《中国语文》第6期。
- 单 威 2016 反预期标记“竟然”,《语文学刊》第12期。
- 石定栩、周蜜、姚瑶 2017 评价副词与背景命题——“偏偏”的语义与句法特性,《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 吴福祥 2004 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3期。
- 朱景松主编 2007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语文出版社。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3): 435—485.
- Dahl, Osten 2000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Lift Cycles of Construction*.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un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
-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⑮强星娜(2020)认为“偏偏”不是“无定预期”。我们的发现基本一致,“偏偏”一般不能用于类指预期。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ngeveld, Kees & Hella Olbertz 2012 Didn't you know? Mirativity does exist! *Linguistic Typology* 16 (3): 487–503.

Tyler, Peterson 2015 Mirativity as surprise: Evidentiality, information, and deixis.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45(6): 1327–1357.

The cognitive model of expectation and its types: On a series of phenomena related to *jingran*/*pianpian*

Chen Zhenyu and Wang Mengying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gnitive model of expectation, which consists of four parts: condition (prior knowledge state) O, expectation $P(M|O)$, current information P (M) and predictability (the comparative value between expectation and current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ubject, expect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self's expectation, other's expectation, common sense expectation, previous expectation and (behavior) subject's expectation. Expectations are modal expression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strong expectation (capable expectation, deontic expectation and epistemic expectation) and weak expectation (volitional expectation). From the nature of conditions, expect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kind-denoting expectation and individual-denoting expect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emantic differences between kind-denoting and individual-denoting expectations, as well as the discriminant format. It shows that in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of Mirativity Category, some scholars mistakenly regard the kind-denoting expectation as the so-called "non-expectation".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Chinese Adverbs *jingran* (竟然) and *pianpian* (偏偏). *Jingran* marks the information that does not conform to self's expectation, but it has a deep interaction with common sense expectation and subject's expectation. *Jingran* can be freely used for kind-denoting and individual-denoting expectations, and other restrictions have no effect on it. *Pianpian* marks the information that does not conform to common sense expectation, and can only or mainly be used for individual-denoting expectation. *Pianpian* has three meanings: obstinate meaning, counter-will meaning and adversative meaning, each of which has its own semantic structure to mark different counter-expectation meanings.

Keywords condition; expectation; type; *jingran*; *pianpian*

(陈振宇 王梦颖 200433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 李先银)